

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朱炳仁—— “铜”心未泯 铸就传奇

本报记者 吴佳妮 林丹 通讯员 费彪

近日,一款跨界创新的非遗作品《伟大时刻》铜雕景泰蓝·金钻计时仪,在中国工艺美术馆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首发亮相。

这是一款融合景泰蓝、铜雕、花丝烧蓝、钟表工艺、黄金压铸、金属篆刻等多种非遗工艺于一身的艺术品,由六位不同领域的工艺大师共同打造。其中的一位,是杭州人朱炳仁。

身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他,耄耋之年,依旧每日与铜为伴:在大运河畔精心雕凿铜作;或在西湖边醉心研究铜艺术。

西湖与运河,两大世界文化遗产,在这个杭州人身上,以铜为线,牵在一起。

不可一日无铜的他,不仅让传统铜文化频频“出圈”,也正推动运河文化“活”起来。

因为在他眼里,传承与出圈,都是文化“活化”的必由之路。

“铜就是我,我就是铜”

大运河畔的工作室里,套上藏青色工作服,79岁的“老铜匠”朱炳仁,头发浓黑,仿佛进入无我之境:十数斤的坩埚为笔,近1200℃的铜液为墨,特殊调制的锯末为基。

奔流的铜液,冲入锯末的瞬间,白烟腾起,如大雾弥散。浇筑、打磨、着色、烧制,大汗淋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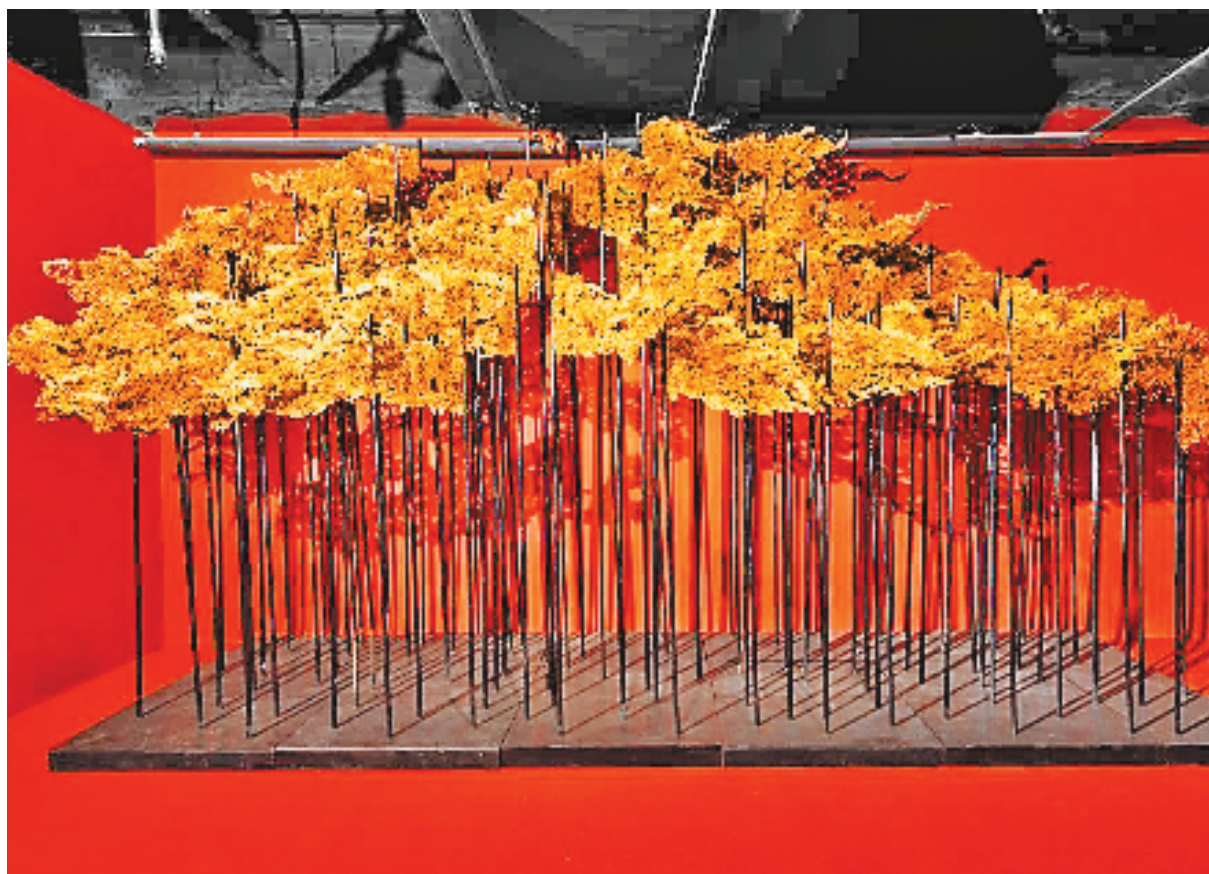
而西湖边的清河坊江南铜屋,回廊穿连、厅楼叠筑,铜屋飞檐翼角,垂落串串铜铃。

离开火与铜,朱炳仁步履沉稳,音调平缓,恰似书斋中走出的大先生。办公室内,可见满目文房墨宝,排排毛笔列阵,铜制私印铺陈。

中国传统的丹青墨迹,与千变万化的熔铜痕影,在朱炳仁眼里,恰如他的非遗探索,同根同源,又力求“出圈”。

朱炳仁与铜的关系,正如他自己所说,“铜就是我,我就是铜”。

铜器曾经是旧时代最常见的日用品。有人说,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石头与铜写就的书。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,铜器一直以“杂物”之势,隐身于我们身边:



朱炳仁作品《旌旗如山气如云》



朱炳仁在进行融铜作品创作。

烧水用铜壶,洗脸洗脚用铜盆,吃饭喝水用铜碗铜杯……

直至朱炳仁出现,让铜,跳出生活器物领域,不再是原来的铜。

重修雷峰塔,是他第一次带着铜艺“出圈”。

2002年,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雕雷峰塔矗立在西子湖畔,惊艳世人。从此,铜作为建筑、装饰材料之一,走入大众视野。

2006年,常州天宁宝塔整修工程的一场意外,却让传统铜艺有了不一样的表现力。这场意外让朱炳仁发现,高温中融化的铜,脱离了既有的规范模式,被赋予了流动的自由,发现新的美的领域。

由此,朱炳仁带着非遗传承,第二次“出圈”,开创新铜雕流派——熔铜。

在他手上,铜不再只是金属,它拥有无限的可塑性,小到妙入巅毫的铜葫芦,大到数十米的巨幅铜壁画,溶解的铜被

创造出千姿百态的神韵。

冲向国际,他有更多“野心”

然而,以铜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“出圈”,不止于此。

在铜屋,还能看到朱炳仁更多“野心”。地下一楼是现代馆,最先让人脚步一顿的,是一组名为《入侵》的铜雕,一个个类似八爪鱼般的小异形,从墙壁倾泻至地面,向外涌去。

“老外喜欢这样的东西。”朱炳仁坦然道,他尝试以现代审美的作品,承载更多的人文表达,“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输出。”

一片远观颇为震撼的“金色稻田”,是早年上海艺术博览会上,朱炳仁带去的作品《稻可道·非常稻》。

铜熔化以后,再次冷却凝固并形成自然的形态,这种感觉,像极了自然环境

之下,物质的自由生长和勃发,暗含着生命的力量、人类共通的情感。

近几年,朱炳仁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新创作手法——云水墨。这是在传统水墨画上,辅以数码喷绘的新尝试。

为博鳌亚洲论坛创作的巨幅铜壁画《万泉归海》,就是水墨融合的最先尝试。朱炳仁先以泼墨绘制云水墨,并以水墨原作结合熔铜艺术,创作出铜壁画。

而今,已近耄耋之年的朱炳仁,每天都会使用电脑手绘板,用Photoshop软件作画,“床边就有个电脑架,晚上临睡的时候拉过来,画一会,半夜醒来,又画一会。”

当电脑手绘作画喷绘,遇上水墨画,鲜明色彩、利落线条与水墨的碰撞,极具视觉冲击力,有一种后现代艺术的奇异美感。

“中国传统水墨画更为收敛,油画虽

有冲击力,但并非我们传统的东西。”朱炳仁指着一幅作品告诉记者,云水墨的创新探索,是在当代语境下,中国传统文化向国际文化市场的又一次冲击,“肯定会有人喜欢。”

让文化传承更接地气

其实,外界对朱炳仁也有争议。

他在全中国开了近百家门店,里面售卖的,大部分由匠人手作方式生产,价格不低,但他也被人诟病为“只是个商人”。

但朱炳仁并不以为意:“我们怎么做文化的传承?这些文化从数千年前走来,走到现在,还要走向未来。依托传统文化能有经济效益,就说明具有生命力,不是更好么?”

让传统文化“活”起来,这也是朱炳仁作为联名给运河沿岸18座城市市市

寄去公开信、揭开京杭大运河申遗序幕的“运河三老”之一,这些年对运河文化所做的努力。

年轻时在拱墅区拱宸桥畔工作的朱炳仁,曾日日经过京杭大运河。而在这流淌千年的“活”的文化遗产中,让他充满感情的,还有临平区广济桥。

“离开喧嚣的都市,走进杭州塘栖古镇,如时空的穿越,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。”朱炳仁在自己的文化走笔专栏中,如是写。

他曾陪同古建筑专家郑孝燮和古文物专家罗哲文一起登桥寻古,至今想来,往事仍历历在目。那一年,郑先生已是92岁高龄,罗先生也82岁。当郑老踏上广济桥后,抚摸着石栏杆,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喊着:“老朋友,我终于又来看你了!”

“作为杭州人,对乡音、乡语、乡情的杭州运河段更是产生特别的情怀。相比之下,总感到杭州人对大运河的爱要更深一层。”朱炳仁抚过收藏的运河申遗首日封,“运河如同人生,知无涯,道无尽,前潮后浪不息不止。”

2017年,他的杭州朱炳仁铜艺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址落户塘栖古镇旁,接下去,还有更多项目,计划落户古镇大运河畔。

“这个博物馆展出的铜艺术品,将与大运河息息相关,初步的打算,是以运河的意象,以及铜桥、铜船的形式创造出更多作品。”朱炳仁说。

塘栖古镇是运河边的一颗历史遗珠,朱炳仁还有个想法,将古镇打造成运河第一镇。在他看来,从通州至杭州,全长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,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地域特色,以塘栖古镇为例,

“这里有京杭运河上唯一的一座七孔桥广济桥,有记载着漕运历史的乾隆御碑,更有渊远的古镇文化,自然可以跨界融合,形成自己独特的IP。”

让文化传承更接地气。“文化是相通的。”朱炳仁以工艺美术大师的眼光来看运河,“要留住原住民和烟火气,也要如同水墨画般,在运河边‘留白’,留出想象空间。”

这个在大运河畔成长起来的“打铜匠”,对未来有了更多期许。

仙居大山深处的张李飞带队救助 1000 多名遇险群众 哪里有险情,哪里就有“猎鹰”

本报记者 罗亚妮

在仙居,提起猎鹰救援队,很多人都不陌生。山地救援、水域搜救、森林防火、台风救援……在有危险的现场,总能看到他们穿着迷彩服的身影。

今年58岁的张李飞是这支公益救援队的队长,也是发起人之一。与想象中霸气粗犷的户外救援队队长的形象不同,张李飞个子中等,说话温和,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。

从1998年开始参与应急救援行动,到2016年牵头成立仙居县猎鹰救援队,张李飞把公益救援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。特别是“猎鹰”成立后,他更是把家里的生意托付给妻子,全身心投入到救援中。

在张李飞的办公室,记者看到一摞厚厚的档案,上面记录着每一次救援的详细信息。悬崖峭壁、高山丛林、激流深潭,正如队训所言——“哪里有险情,猎鹰就会在哪里出现”。

建队6年多,张李飞带领队员上山入水,先后参与救援380多次,救助遇险群众1000多名,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“山林间的守护者”。

因为一次感动,投身公益救援

仙居群山植被茂盛,地形复杂,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09座,张李飞就出生在其中一座大山脚下。

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,从小就喜欢摸鱼捉鸟,屋后的山林成为他的乐园。“打小就在山里长大,我对仙居大大小小的山头了如指掌,哪里是悬崖,哪里有道可以走,都一清二楚。”张李飞说,正因如此,他对大山有着不一样的情怀。

与许多农村娃的人生经历类似,张李飞也曾为了生计疲于奔波,他当过泥浆工,开过锯板厂,最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,拿起猎枪,重新走回了山里。

“因为从小就喜欢打猎,我就想着组建一支狩猎队,用自己的所长保护庄稼和森林。”1996年,张李飞牵头报批了各镇狩猎队,这是“猎鹰”的雏形。

正是这次选择,让张李飞打开了意



张李飞



猎鹰救援队在台风中转移群众。



猎鹰救援队护送受伤人员下山。

料之外的人生剧本。那几年因为狩猎队的工作性质,张李飞了解到仙居不少景区因为地形复杂,屡屡发生游客遇险的事件。“每当得知有人爬山失踪或迷路了,我都觉得很急,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”当这个念头开始在张李飞脑子里徘徊时,他立即付诸行动,以“编外人员”的身份,参与到山地救援中。

关于第一次救援,张李飞已经回忆不起细节,但他仍然记得那天难以平复的心情。“当找到受伤的游客时,我的眼眶都湿了,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,我们挽救了一条生命。”张李飞说,正是这份感动,让他毫不犹豫投身到公益救援事业中。

2016年底,张李飞成立了仙居县猎鹰救援队,原先狩猎队的15名队员全都加入了救援队。

扑救山火、水域搜救、找寻走失民众……在一次次救援行动中,“猎鹰”声名鹊起,队伍不断壮大。如今猎鹰救援队已经拥有一线队员50多人,他们来自各行各业,有厨师、个体户、退伍军人、公司职员,从各个平凡的领域聚集到一起,只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。

不管多危险,冲在救援第一线

在各镇厦阁村的村委大楼里,有两

间属于“猎鹰”的办公室,墙上挂满了鲜艳的锦旗,字里行间,满是敬意和谢意。

从成立救援队到现在,张李飞经历过太多危险事件,让他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一场救援。

那是2017年9月的一天,一位驴友在淡竹乡石盟坪村一处名叫白刀岩的悬崖攀岩时,从30多米高的悬崖坠下,伤势严重。还在吃午饭的张李飞接到求助电话后,立马放下碗筷,迅速集结39名队员赶往出事地点。

白刀岩四周到处是悬崖峭壁,地形十分复杂险峻,因长年累月风吹雨打,有的岩壁已经风化,不时有小石块掉下来,一个不留神,就有坠崖的危险。为了把

伤员运送下山,大家轮流抬担架,每踏出一步都小心翼翼,4公里的山路走了6个小时。

记者在视频中看到,不少路段的坡度甚至达到六七十度,只能顺着救援绳一寸寸挪动。“哪个地方可以落脚,哪个地方可能会坍塌,我都要一一勘测清楚,踏错一步,搞不好就是‘以命换命’,我从来不相信运气。”张李飞说。

确保把队友和伤员安全带下山,是张李飞作为队长最大的责任,因此每一次行动他都会赶到现场,即使生病也不例外。

有一次,病中的张李飞得知有人在括苍山走失,二话不说召集队员赶往现场。受身体条件所限,张李飞并未上山,他坐在山脚的救援车上,一边拿着对讲机,一边回忆着附近山林的地貌特征。

根据手机信号消失前最后的定位,张李飞判断失踪人员极有可能前往滴水岩方向,他便让队员们细心留意道路两旁的植被。“括苍山太大了,碰到这种情况不能盲目寻找,需要专业的搜寻技巧,幸运的是那一带人迹罕至,只要走过就会留下线索。”张李飞说。

应汉金是参与搜救的一员,他一边搜寻,一边通过对讲机把信息传递给张李飞。“搜寻到凌晨才在山道上发现有人走过的痕迹,看着不是很明显,张队长让我们仔细观察周围草倒伏的方向,一直沿着痕迹走,最后终于在鹰岩里面的山坑里找到了走失的一家三口。”

在应汉金眼里,队长张李飞既专业又冷静,是队伍中主心骨一般的存在,“如果不是队长远程指挥,我们不会这么快找到失踪人员。”

费时费力费钱,但没想过放弃

看着张李飞眉飞色舞地讲述着救援队的经历,很难想象他其实患有心肌梗塞,曾几次在鬼门关前徘徊,胸腔里跳动着的那颗心脏,随时有可能“罢工”。

2008年,张李飞第一次病发,从医

院抢救回来后便装上了心脏支架。“后面又做了两次手术,现在身上已经有5个支架。”张李飞摸了摸胸口,笑着说,“不过还好我身体素质好,平时爬山也脸不红气不喘,没有拖大伙后腿。”

面对张李飞的选择,妻子应美芬一边抱怨,一边又不得不支持他的决定,把家里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。“忙点累点不算事,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他的身体,有次生着病还出门救人,回到家整个人跟从冰窟里捞出来一样,还在一直流冷汗,吓得我赶紧带他去医院。”应美芬说,那次患病,张李飞折腾了20多天才完全康复。

张李飞则打心眼里感谢妻子的包容,因为他知道没有家人在背后的支持,这支救援队很难走到现在。“真正干起事来,才知道有多难。我们无偿服务、自掏腰包,如果不是家人支持,根本拿不出资金买装备、参加技能培训。”张李飞说。

靠着队员们你掏一点,我出一点,救援队挺过了最初的创业期,后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向他们靠拢,他们有了专属训练场地,添置了救援车、冲锋艇、攀岩绳索、潜水服等专业设备。如今张李飞正在想办法采购水底声纳相关的设备,可以通过声纳直接探清水下地形。这套设备价格不菲,但它能降低水上救援的危险系数,张李飞希望有一天也能给队员们配上。

公益救援一路走来,最让张李飞感动的还是他的战友们,作为一支纯公益性质的民间救援队,“猎鹰”没有任何资金投入,全靠队员对公益事业的热情。但他也深知救援队想要长远发展,需要更多力量参与进来,把“猎鹰”打造成为全能型的精锐队伍。

(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